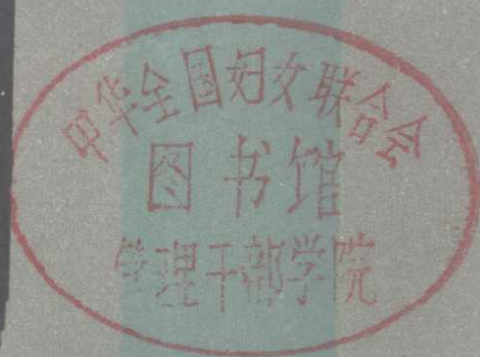


KA FEI GUAN ZHI MONG

马林著

咖啡馆之梦



马林著

咖啡馆之梦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吕敬人

插图：秦 龙 王怀庆 吕敬人
王书明 沈尧伊

咖啡馆之梦

马 林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0.25印张 2插页 215千字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定价1.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收编了作者近些年来创作的九篇作品，它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三中全会前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作品题材广泛，法律道德、爱情婚姻、乃至市井变迁、家庭纠纷，都有涉猎，并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透视着社会的变革。尤其是那些以中日往来为背景的作品，更带着一股浓郁的异国风光情调，反映出新形势下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密切交往和深深的友谊，而台胞游子思念大陆、渴盼祖国统一的作品更让人感到情真意挚，至于国内青年盲目国外的坎坷遭际则令人深深发省。

作品力求以深情委婉的笔调抒情，以对发人深思的社会现实的艺术描写唤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并从中得到艺术的启迪。

目 次

贤邻街九十九号.....	(1)
灰街上的太阳.....	(58)
夜醉.....	(146)
我，她，罗锅大爷.....	(165)
晨醒.....	(181)
泪，洒向何处？	(197)
波特匹亚咏叹调.....	(260)
我们在大阪相逢.....	(286)
咖啡馆之梦.....	(305)

贤邻街九十九号

从此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恩格斯

夜深了，霏雨濛濛，一条幽深的马路闪烁着一串向前伸延过去的白光灯。

空气湿润，弥散着玉兰树上玉兰花的清香，周围静寂，空洞，树影在柔风中摇曳。

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象沉溺在酣睡之中，一切都是朦胧的，除了白光灯，树木、房子、围墙都溶汇到暗夜里了。

春夜，在这条并不算是该城主要街道的马路上，多么令人感到异样的清冷呵……

一辆灰色的上海牌小轿车从马路东头拐进了这条街道，车身反射出白光灯的光，车轮在光滑的湿路上沙沙地稳稳地驰过。象要划破这静夜的沉寂，车灯向前扑去，照见了那荫蔽的树木、围墙和房子，使人感到静中的世界越发清冷。

轿车里的灯是熄着的，坐在后排座上的是位老人，他的

身体干瘦，宽额窄长脸，一顶洗白了的灰帽下有一双混沌的闪着微光的半闭的眼睛。车外不时射进来白光灯的冷清的光束，衬出他那倦怠的但仍不失敏锐的削瘦的面影。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任凭车前的雨刷一下下抹去细雨丝在车窗上留下的水点，一种习惯的与外界密切相关的下意识使他的视线透过细雨看到了车灯光所到之处。蓦地，路右侧人行道上晃过一个人影，倒下了。车溅起雨沫，开过去。

“停下，停下！”老人用干枯有力的手拍着司机的肩膀，显然他是在犹豫的一刹那下意识地伸出手去，“好象是个妇女。”他发问似地俯在司机耳畔，声音浑厚，带着浓重的胶东腔。

“呃？”司机一愣，刹了车：“这里停车？”司机回过头，颇感意外。

“有人晕倒了，掉头去看看。”老人歪着头，胳膊已伸出窗外。

“嘀嘀，”喇叭响两声，轿车转过头，划了一个弧圈，速度缓慢地向前，停靠在马路边。司机“砰”地顶开车门，跳出车，打亮手电。

老人打开车门，探出半个身子。

“啊——”女人发出极其痛苦极其微弱的呻吟声。一棵大树下倒着一个女人，两只手抱住树干，身体躺在地上瑟瑟发抖，脸朝着黑绰绰的高墙，呼吸急促，仿佛是绞心的阵痛让她失去了自主的控制，她的脸贴着树干滑到石板上。

司机凑到女人跟前，迟疑一下，警觉地看看四周，蹲下了。

“血，她脸上有血！”司机压低声音惊叫着。

“怎么？”老人拖着干瘦的身板，下车走到路边，“是个女青年？”老人诧异地瞪大眼睛。

手电筒下，老人扶着女青年的肩，看清了她的脸：脸色苍白，细长的弯眉倒竖眉峰，失魂落魄的眸子折出难以描绘的痛苦弱光，没有血色的小嘴和圆圆的脸庞都在抽动，眼角的泪水和嘴角的鲜血滴在腮下米黄色夹克衫的尖领子上。

“姑娘，姑娘，这是怎么回事？”老人弯臂抱着女青年的肩膀，斜着身子，冷峻地瞥瞥悄无人声的马路。

“我……不好了……”女青年双肩抖起来，瘫软地倚着老人的臂膀，抽回扶着树干的那只手，双手捂着肚子，“啊……呃……”地又呻吟开了。

“快，送她去医院。”老人边说边和司机搀起女青年，把她小心翼翼地搀进汽车。

二

“她遭到毒打，流产了。唉，胎儿有五个多月，真可惜。要不是碰见您，她也许活不成了。”

在省立人民医院急诊室里，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女医生叹息地对老人说。老人坐在写字桌旁，一只瘦骨嶙峋留着长指甲的大手夹着一根牡丹牌香烟，吸了一口，吐出烟雾。他是太削瘦了，本来宽阔的额头堆满深深的皱纹，额两边太阳穴是塌陷的，脸颊干瘪，眉骨高，两道花白的浓眉向上挑着，鼻骨似刀削般笔直高耸。两只眼睛虚眯着，露出恼怒激愤的光。

“吴芳，她的伤很重吗？”

“出血过多，人已经昏迷了。我们检查过，她的腹部肯

定被人用脚踹过。”

叫做吴芳的女医生回答着，从窗边白色小柜上拿起暖水瓶，倒了一杯水递到老人面前。

“残忍，对一个怀孕妇女下这种毒手。您没看见打她的人吗？”吴芳坐到老人对面，拢拢白帽下的鬓发，疲倦地说。

“没看见。”老人回答着，用长指甲磕磕桌子，“不过没关系，坏人是跑不掉的。”说罢老人缓下脸色，怜惜地看看吴芳，嘱咐道，“不要和医生们提起是我，你自己的身体也不爽快，小心点哦。”

吴芳嫣然一笑，脸红了，没有吱声。老人不是别人，是她的公爹，省委负责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公爹深夜送来路上的病人，并且是一个受到突然袭击的怀孕的年青女子，加深了她对公爹素有的崇敬，也引起了她莫大的同情之心。不是吗，她也怀孕了，大约三个月出头。上月，她闹过一次先兆流产，全家着实紧张过一阵子，公爹和婆母为革命操劳奔波一生，已经衰老了，多么盼望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孙孙呀。从自身体验中，吴芳对被袭击的女人寄予细微的关注。那女人有着一副多么令人喜爱的漂亮脸庞，细白的皮肤，弯弯的柳叶眉，玉石般闪亮的大眼睛，小小巧巧的鼻子，端正柔媚的小嘴。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躺在急救室手术台上撕心扯肺似地呻吟、挣扎、哀叫，要不是护士长哄着她，抱着她的头，按着她的手，那已经显大的死胎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出来的。吴芳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病人，这样的情况，她震惊、惋惜、痛恨，为被害者和死在母体的胎儿。

“爸爸，”吴芳叫道，“都什么时候了，坏人还这么

凶，凶到咱们家的街上了。您是政法书记，您得管呀。”吴芳恢复了在家里那股娇嗔的火辣劲，闪动着一双虽说不上漂亮，但却楚楚动人的眼睛。

老人若有所思地抬头望望儿媳，叹口气：“我开了一夜会，就是要抓社会治安。社会舆论呼声很高，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吴芳见公爹叹息不已，心中感慨万分，一个省委副书记夜半停车，搭救一名普通女子，使她窥见了公爹内心的美，使她想起公爹常讲的要学习周总理，要把人民放在心上的话。于是她说：“爸爸，您不用操心了，今天晚上我值班，我一定把病人护理好。您看，快两点了，您快回家吧，您累了。”

吴芳把公爹送到医院门外，公爹回头叮嘱道：“告诉医院保卫科，请公安局同志来一下，一定要查清今晚出事的情况。”

老人名叫龚自章，今年六十二岁。解放前，从野战军敌工部调到省里的城工部，一直和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周旋。他为人冷峻、严肃、机敏，在长期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培养了义无反顾的凌厉作风。一次，他被敌人的一个暗探逼进一个死胡同，不得不和暗探搏斗，经常忘记剪掉的长指甲帮助了他。他掐死了暗探，翻墙逃走。解放后他任省公安厅厅长，还舍不得剪他的长指甲。老战友们笑他，他总是打趣地说：

“长指甲帮过我的忙，剪掉不够朋友。”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三年，他又调任省委做政法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砸烂公检法”的恶浪中，他变成专政对象，在监狱用长指甲掐虱子跳蚤，在干校用长指甲掐菜畦里的野草。儿子和女

儿和他开玩笑，叫他“长指甲书记”，他不但不恼，反而对儿女们开玩笑说：“小心，你们有毛病，我还要用长指甲掐痛你们。”

从医院出来，坐上小轿车，龚自章两只手抠得大拇指上又长又厚的长指甲“咔咔”响。他疲倦地倚在沙发座上，伸直两条腿，任凭车窗开着，凉风习习吹进车内，大脑清爽多了。他想，今年是七九年，“四人帮”垮台的第三个年头，中央不久前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象拧紧了发条的大钟，有条不紊地行进。嗨，偏偏有那么些坏家伙在社会上兴风作浪，象沙子要钻进大钟，把大钟的时针卡死。对此，既不能急躁，又不能软弱，要一点一点、毫不迟疑地把这些企图钻进大钟的沙子石头剔出来。那女人痛苦的呻吟和儿媳吴芳愤愤不平的话语又响在他耳边，他的一只手插进灰白的头发，心情变得沉重多了。不觉间，他的轿车驶进贤邻街，一直开到他的家门前：贤邻街九十九号。

三

一阵风撵跑了天空上的乌云，黑茫茫的天空在黎明前露出鱼肚白色。

当太阳的几缕光束投进病房的时候，被害者睁开了她泪眼迷离的大眼睛。她周身瘫软，四肢无力，只觉头昏沉沉的，她支起胳膊看见床头坐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女民警，惶惑不安地又倒下了。

“不要怕，我是来找你了解昨天晚上的事情”。年轻的女民警微笑着说。

“你不要怕，这屋里没有旁人。”吴芳身穿白衣站在床

侧，笑盈盈地抓起被害者一只软酥酥的手。被害者面无血色，迷茫的双眼显得羞恨难当，她模模糊糊地觉得眼前的女医生就是昨天夜里一直在她身边转了半个通宵的人。记不清有几次这个女医生喂她糖水，用白纱布拭去她眼角的泪。现在，她看清了女医生修长的身材、火热的眼睛和脸上淡淡的几个褐色雀斑。一股从内心升腾的感激和创痛交织在一起，她的水汪汪大眼睛里又滚落下两颗晶莹的泪珠。

“别，别哭。”吴芳连忙扶住她的肩胛，一夜之间，她觉得和受难者的距离缩短了，对怀孕的朦胧的奇妙感使她萌起母性的爱心，她亲切安慰道：“孩子掉了，不去想了吧，还是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吴芳话音未落，被害者触动心弦，抽嗒嗒的又流了泪。

吴芳俯下身，掏出自己绣花的白手帕给她擦泪，问：“你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告诉我，我好通知你们单位和你的家。”

被害者咬着嘴唇摇摇头，委屈地伏在枕上，两只手抓着白枕的两个角，仍是滴泪不止。

吴芳和女民警交换了一下眼色，开导地说：“民警同志特意来了，有人给你做主，一定能抓住昨晚欺侮你的坏人。有国家法律，你不要有顾虑。”

一会儿，被害者停止了抽泣，她起身要下床。

“哎，你不要动。”吴芳慌忙按住被害者滚圆的肩头，被害者两条匀称的长腿已经落在地上。

“让我回去吧，你们不要问，什么也不要问，放我回去吧。”被害者忧伤万状，摇着头说。尽管近乎哀求，声音却是那么好听。

在短短几分钟内，女民警仔细地观察着，她不放过被害者每一个微小的动作，迅速地做出种种判断。面前的女子如此软弱，如此羞愧，身上有种不一般的气质，那身形，那声音，那神态，处处给人以超俗的美的感觉，丝毫不存在那轻佻放荡女人所特有的不顾廉耻的样子。相反，她是文雅的、单纯的，只瞧那双茫然无依的眼睛就够令人怜惜了。

这些年，堕落、颓废、放纵，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还少见吗？多少犯罪或自暴自弃的青少年差不多都具备这些特征，正因如此，一切属于青春的、美好的、道德的品格都被湮没了。但是，病床上的被害者却不是这种样子，似有难言的巨大创痛。于是，女民警熟识地向医生吴芳示意一下，吴芳出去了。

“我是市公安局的，想请你谈谈昨天晚上的情况。”女民警走到吴芳原来的位置上，主动地握住被害者的手，亲切地又说道，“你躺下，躺下说。”

女民警庄重的表情感染了被害者，被害者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人民警察面对面谈话，而且是这样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稳重和蔼、眼睛黑亮亮含有笑意的的女民警，那坦率和纯真的举止足以启示人的信任 and 好感。被害者睁大了惊恐羞涩的眼睛，柔媚的小嘴蠕动着，她那窒息的胸腔似乎要挣裂一样，连身子也颤抖了。她气息微微，异常困苦地说开了：“我，叫鞠玫香，是滨江市歌舞剧团演员……去年十月，在文化系统舞会上认识了一个人，他骗取我的感情，用手腕占有了我。谁想到，他是个大骗子，虚伪，冷酷无情，抛弃了我。我怀孕了，无依无靠，无脸见人。昨天他搭火车来省城，我跟上他，想跟他谈，想见他的父母。可是

他，骗我到没人的地方，拳打脚踢……”

女民警拧眉沉思，床上年轻女演员的遭遇引起她的愤慨，医生的检查报告，被害者的哭诉，向她拉开了整个案情的序幕，她震惊了。如果不是抢救及时，鞠玫香会连同无辜的胎儿一起含冤死去。做为一个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安战士，对于蹂躏法制，践踏道德的任何行为都是嫉恶如仇的。女民警边在小工作本上记录，边冲鞠玫香说道：

“不要难过，‘四人帮’打倒了，受害者的冤屈再大也能申张，做案罪犯再凶再狡猾也逃不掉受惩罚。告诉我，那人姓什么，叫什么？”

“讲了有什么用？不，你还是不要问。”鞠玫香悲戚失望地避开了女民警的目光。

“你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法律可以给你做主？不相信我们会尽最大力量帮助你？”女民警露出了年龄带来的幼稚，颇似固执地瞪大了黑亮的眼睛。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鞠玫香举止失措地望了女民警一眼，又忧虑地垂下头，呢喃着说：“太可怕，太复杂了……他，他就是犯了罪，我也不找他算什么账。因为，他的家庭，他的前途地位，都不会因为我受到影响。”

“唉呀，鞠玫香同志，你怎么讲糊涂话。”

女民警很有个性地露出了矜持的笑容，她倔强地甩过搭在额前的一绺头发，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不管那个人是谁，你尽管揭发，怕什么？”

“那，那你把那件米黄色衣服递给我。”鞠玫香指着窗台上那件米黄色夹克衫说道。

女民警站起取过衣服，反复打量着质料、式样和颜色，

目光渐渐变呆滞了。

四

医生吴芳上了二十四小时连班后于转天黄昏回家了。这是一幢暗红色的两层小楼，小楼四周长满了树。最漂亮最令人喜欢的是一棵硕大的梧桐树，树帽大，枝叶繁茂，犹如亭亭华盖，树的主干挺拔斑驳，有许多绿色褐色的花纹。小楼前是一个长方形的花池子，小楼后面原来是一块打排球用的空场。龚自章任省委副书记搬到九十九号院之后，便把空场辟为园艺地，专门种菜。龚自章素常淡泊寡言，回到家不是关在楼上书房里看书，就是只身到菜园里拾掇这些绿油油的蔬菜。他尤其喜爱那棵梧桐树。树荫下打太极拳，闲坐思考，是他自认为轻松的享受。多年的操劳和文化大革命中六年的监狱生活熬瘦了他的躯体，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他的精力还很旺盛，全身总有一股不甘沉沦衰老的劲头。他喜欢这个院子并不是喜欢这幢楼。楼旧，而且失修，大部分门窗的油漆已经剥落，有的地板已经松动。可是他坚持住这个院，他对总吵着搬家的妻子和儿子说过：“你们不懂呵，光凭着院里的植物就值得住下来，有树，有花，有菜园，这都是无言的生命，天天进行光合作用，对我们有帮助。你们不喜欢，我可喜欢。”七七年春天，他的老伴颜一珍找到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大修房子，他知道了，大发脾气，恼怒地说：“修好这幢楼起码要花四、五万元。现在是百废待兴，街上那些没就业的学生你们看得见吗？随便借题目花国家的钱，算什么共产党人！”老伴颜一珍关在房门劝他往开想，他却用长指甲磕桌子说：“你心里想的我知道，你是为我？

我还能活多少年？你为的是儿女！想得蛮舒服。嗨，你怎么不深思一下，我们早晚要死，我们死后，楼房院子还让儿孙们占着？傻话。都是人民的，死了交给人民，儿孙们自己搭窝去吧。”

儿媳吴芳骑车进了院，碰上龚自章。

吴芳见他手提着竹筐，筐里放着嫩绿的青菜，跳下车，快活地说：“爸爸，您怎么有空下菜园了？”

龚自章挺直干瘦的腰，花白眉毛一扬，微微笑道：“呵，知道你忙了一天一夜，救了一个人。瞧，油菜比街上的鲜，豆角比街上的嫩，别看长的都不大，吃着不坏哩。今天要犒劳犒劳你。”

吴芳应声笑着跟龚自章进了楼。

颜一珍手里捧着一只剥掉毛的光溜溜的母鸡在客厅门口，一见到吴芳，连忙说：“以后不要上连班了，领导上不知道你身子越来越不方便吗？”

吴芳扑哧笑了：“妈，我没那么娇气，为什么搞特殊，轮流值连班是医院的制度。”

颜一珍叹息着打量儿媳两眼，没有说什么，径直提着鸡去厨房。厨房里的童阿姨正在煎鱼，油锅里迸着油星，滋啦滋啦响。

“鸡拿来了？”童阿姨头发斑白，是个硬朗利索的妇女，龚家夫妻有了第二个孩子龚和平后一直在龚家带孩子。这个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妇女早早守了寡，因为是颜一珍的同乡到了龚家，天长日久成了龚家家庭生活中重要的一员。特别是龚自章文化大革命初被抓进监狱，颜一珍下放到江西干校那一段时间，她带着龚家兄妹二人躲到扬州乡下。童阿

姨在龚家认识了龚自章的老战友，省军区副司令员吴卓然，到了龚自章大孩子龚渡江无着落的时候送他到吴卓然那里参了军。童阿姨后来一直和龚自章第二个孩子龚和平相依为命，过着异常艰苦的农村生活。七五年龚家夫妻相继恢复了工作，童阿姨才带着龚和平回到省城。龚自章夫妻待童阿姨如亲人，孩子们对童阿姨犹如第二个母亲。去年春天，龚渡江和吴副司令员大女儿吴芳结了婚，龚和平参加了公安局的工作。她童阿姨为这两个孩子操的心比龚自章夫妻还多。

“哟，这母鸡好肥。”童阿姨接过颜一珍手中的鸡，用手掂掂，笑嘻嘻地说：“老颜呀，咱们扬州乡下坐月子，可讲究喽，临盆前几个月大人最重要，身体不壮实，产下孩子就后悔了。”

童阿姨管颜一珍叫“老颜”，管龚自章叫“老龚”，爽快直性，好象她才是贤邻街九十九号的主人。

“唉，小芳在医院值二十四小时连班，偏巧赶上老龚在马路上碰见一个病人，害得小芳忙了一夜。老这样怎么成？”颜一珍因甲状腺病休息在家，发愁时说话下巴有些抖。

“你别担心。她是医生还不懂得注意？吃得好好的，多活动活动好。你没瞧朱部长的儿媳妇，一怀胎就没上班，到头来是难产，白白剖腹挨了一刀。”

吴芳回到自己的房里，龚渡江正摆弄一架日本的录音机，录音机里放着香港邓丽君的歌。龚渡江坐在淡蓝色的沙发上，两腿平放，皮鞋跟顶着床帮，随着录音机的歌曲打着拍子，美悠悠的仿佛没有发现吴芳进屋。

“嗨，小声点，爸爸听见了不高兴。”吴芳放下小皮包，走到茶几前，弯腰去拧录音机的开关。